

陝西传统剧目彙編

陝南道情

第二集

陝西省文化局編印

目 录

- ✓9 荆釵記.....(343)
- ✓4 文天祥.....(475)
- ✓7 楊武舟駕殿.....(629)
- ✓5 石达开.....(677)
- ✓4 五虎山.....(697)
- ✓3 三巧图.....(715)

荆 钏 記

洪書齋存本

說 一 聞

这个標題是張開子先生改的，原書上則以劉鈞的原文為題，是《卷之三》中的一段文字。

第一 時

南朝齊時，新蔡侯王敬仁告別了妻子柳氏後，送錢財之女，被拒。顏知義曰：「夫離也者，終也。今捨其妻而與其女，猶相就，顏知義曰：「夫離也者，終也。今捨其妻而與其女，猶相就，此亦無子女也。」及至南歸，不以女歸，不以女歸，王敬仁心悔過曰：『豈我所欲？』

列傳有外後母者，或謂多事、重複之譏，不知當時此即謂外室之母也。錢王是父之妾，時在宋時之末，御淑媛有嬖女者此，安得不稱外母耶？

王敬仁之女，名曰敬仁，嫁於吳郡張舉，生人極美，有聲譽為士女。李商隱詩云：「可憐無用母，但使有通孫。」

第二 時

王敬仁是南朝齊時人，然大約同安帝末才聞。不詳見指，故無所考。送其母與其女，終也。子柳公權曰：「夫家財雖有主，猶失其游伴。」王敬仁之女，生子顏曾，字文惠，高祖時，官至太子舍人，贈諭射校尉，魯祖王敬仁有家書，證其生奸語，氣水精納半金。

偷将王十朋家书窜改。

錢玉蓮父女接讀王十朋家書，雖明知有詐，叵奈孫汝权已急轉回鄉，重金賄錢氏往說，姚氏貪財心黑，逼玉蓮嫁孫，玉蓮被逼不過，便去投江自盡。

十朋盟弟周璧除授溫州正堂，又帶來十朋家書，拆讀之後，真象大白，遂捕孫汝权及姚氏錢氏等入獄，而送王母進京。后王十朋又接岳父錢流行來，同赴任所。

玉蓮投江後，被兩廣總督錢載和撈救收為義女。船轉饒州，欲送至十朋任所。

第三本：

船抵饒州，差人與王十朋送信，適王士宏病故發喪，差人誤士宏為十朋，急轉而回。玉蓮聞十朋死悲不欲生，幸十朋船經饒州，拜謁錢督，道明原委，於是夫妻父女團聚。

金虜寇國，私通萬俟高、秦檜二奸，幸被胡銓捉住虜差，奏明高宗，繫萬俟于獄，調錢載和、王十朋平寇。一舉成功，殺萬俟而各封官爵。

此戲是根據傳奇“荆釵記”改編的，情节大致相同。

場 目

第 一 本

第一場	游 馨	第六場	納 珍	第十一場	舉 場	行 文
第二場	如 交	第七場	任 阿	第十二場	赴 趙	考 附
第三場	許 婉	第八場	九 聰	第十三場	約	和 裝
第四場	華 連	第九場	十 和	第十四場		
第五場	說 乘	第十場	子 錄	第十五場	別	

第 二 本

第十六場	信 行	第二十三場	改 任	第三十場	到 任
第十七場	結 义	第二十四場	特 賞	第三十一場	授 江
第十八場	考 試	第二十五場	取 考	第三十二場	錄 教
第十九場	点 元	第二十六場	赴 任	第三十三場	得 賜
第二十場	奪 容	第二十七場	前 抵	第三十四場	捨 鞋
第二十一場	參 檔	第二十八場	遠 緣	第三十五場	哭 鮑
第二十二場	拒 槍	第二十九場	行 舟	第三十六場	后 演

第 三 本

第三十七場	報 痘	第四十一場	離 母	第四十五場	陷 亂
第三十八場	見 女	第四十二場	免 憎	第三十六場	見 云
第三十九場	上 路	第四十三場	傳 文	第三十七場	送 鮑
第四十場	假 車	第四十四場	救 國	第三十八場	應 兵
第四十一場	認 舊	第四十五場	棄 國	第四十三場	殺 亂
第四十二場	見 亂	第四十六場	守 關	第四十四場	殺 亂
第四十三場	見 亂	第四十七場	忠 誓	第四十五場	殺 亂
第四十四場	見 亂	第四十八場	退 陣	第四十六場	殺 亂
第四十五場	見 亂	第四十九場	退 陣	第四十七場	却 敗
第四十六場	見 亂	第五十場	退 陣	第四十八場	封 關
第四十七場	見 亂	第五十一場	退 陣	第四十九場	封 關
第四十八場	見 亂	第五十二場	退 陣	第五十場	封 關
第四十九場	見 亂	第五十三場	退 陣	第五十一場	封 關
第五十場	見 亂	第五十四場	退 陣	第五十二場	封 關
第五十一場	見 亂	第五十五場	退 陣	第五十三場	封 關
第五十二場	見 亂	第五十六場	退 陣	第五十四場	封 關
第五十三場	見 亂	第五十七場	退 陣	第五十五場	封 關
第五十四場	見 亂	第五十八場	退 陣	第五十六場	封 關
第五十五場	見 亂	第五十九場	退 陣	第五十七場	封 關

人 物 表

王十朋	小生		王士宏	小生	
錢玉蓮	小旦		李成	丑	錢
孙汝权	丑		尉	杂	仆
家人甲	丑	孙	倫	杂	部
家人乙	丑	孙	王	杂	局
丫 环	贴旦	玉	文	红生	总督
許將仕	老生	塾	華	老旦	和妻
錢流行	末	玉	郭	杂	
张錢氏	丑旦	連	水	家人	孙
姚 氏	丑旦	繼母	丙	杂	孙
王张氏	老旦	十	丁	杂	
万俟高	净	朋	役	杂	
宋高宗	须生	母	将	杂	
内 侍	杂		差	杂	
胡 銓	老生		山	老生	退
百 姓	杂	試	邓	金	职
周 番	小生	官	芝	净	官
壁 兵	杂	甲	达	净	帅
		乙	秦	净	相
		丙	楊	杂	侍
		丁	卒	杂	内

第一本

第一場 游 春

王十朋：（上引）詩書千古事，桃柳一园春。（坐）

（詩）树影不随明月去，花香常同好风来。

万卷书藏成佳趣，兩椽茅屋岂关怀。

小生王十朋，表字龟龄，別号梅溪，浙江溫州人氏。父亲王景春，早年下世，母亲张氏矢志柏舟，撫养小生成人。

小生奋志芸窗，幸喜得中府学秀才。今秋又是大比之年，再能跳过龙门，即有显亲揚名之望。目下虽然四壁蕭条，

小生倒也不以为忧，这就是君子忧道不忧貧也！今日是三月三日，郊外士女如云，俱是遊春逸兴之輩。小生也想以文会友，只得也去郊外一遊，非是遊春玩景，不过去会恩

师許老夫子，求恩师批点文章。便是这个主意。这一般时候，待我走来！

（唱）讀书人学的是先賢古圣，一簞食一瓢飲君子固貧。

博学之审問之日积月进，学不厌誨不倦奋志凌云。

步蟾宮折桂枝一簣九仞，达兼善穷独善一发千鈞。

何一日才能得鰲头站稳，揚名声显父母治国泽民。

（下）

（丫环引錢玉蓮上）

錢玉蓮：（詩）春风催醒百花梦，江边楊柳舞东风；

好鳥枝头如解語，风光不与四时同。

奴乃錢玉蓮，浙江溫州人氏。爹爹錢流行是府学貢員，为人可算忠厚长者。母亲早丧，爹爹因为乏嗣，才娶繼母姚

氏。繼母待我虽是不仁，奴看爹爹份上，也只得逆來順受。今日乃是三月三日，奴家因为愁怀不展，以致身旁不爽，清早，裏明爹爹，想同丫环前去郊外散心，已蒙爹爹許可。梳洗已毕，待奴前往了！

(唱) 三春美景艳阳天，李白桃紅百鳥喧。

深閨靜鎖蟬娟夢，好比獄囚鐵窗栏。

蓮步不能輕移遠，見人舉袖遮容顏。

一般都是父母養，低头含羞為那般？

周公制禮才分限，男女相隔萬重山。

千層羅網加鎖鍊，誰人跳出鐵栏杆？

因為釀成傷春案，紅顏白刃兩相關。

蠱動情絲猶牽線，人非草木斬斷難。

焉得乘龍遂奴願，同臥牛衣心也甘。(同下)

孙汝权：(上唱) 我大爷出世来福大命大，长一个长脖子赛过丝瓜。
戴一頂四楞帽緊紧要要^①，满脸上尽都是圪里圪塔。

(坐)

(詩) 許字不認字，头带四楞子。

坐在城隍庙，活象矮驃子^②。

我大爷孙汝权的便是，綽字号就叫孙半州。鷄鷄卵子都死光了，

(內声：爹爹老子都死光了！)

呵，就是爹爹老子吧！給我留下了万頃良田，我也讀过十多年的書，一連考了他媽的好几場，連半場也沒考上。把我大爷气的大发雌威，把試官老人罵了个不亦乐乎。可

① “緊紧要要”土語，不合式的意思。

② “矮驃子”江湖語，鬼也。

是我在背地里罵的，要是當面，你就是把我杀了，我也不敢罵他。可是一個唸書的人，不中秀才，那还能成個話嗎？我大爷想了个頂怪的方法，沒費一點力气，就弄了一個大大的秀才。這個方法也沒有別的啥巧，也不過是花了三千銀子，买通了科場內邊的上下，這個秀才連半點神都沒勞，輕輕叫我弄到了手，也算是一个富貴雙全。我大爷虽然是吃穿不少，有人有勢，就是有一点不遂意的事情，這個不遂意的事情，提起來就比天還大呢！這個事是个啥事呢？就是我晚上睡覺，是一個人睡哩。我大爷有心娶一房妻子，不說是高門大戶的姑娘，就是比我还長的丑的，他也是假裝的看不上我呢。就是這個事，把我大爷耽擱的到了二十五六岁了，還是在當男寡妇呢。啥菩薩老爷保护？叫我早一点把媳妇老婆子說成，說不定我還要許一個頂大的愿心呢！今天是三月三了，我想帶幾個家丁小子們前去遊春。這遊春都是小事，不過我大爷在這人多的地方擺一擺架子，掛一掛招牌。恐怕有誰家的姑娘把眼睛瞎了，看上了我，豈不是給菩薩老爷省了事嗎？對吧！就是這個主意。'小子們！到這裡來喲！

（家人，甲、乙同上）

家人甲：（唸）小子生的古怪。

家人乙：（唸）七十二行不愛。

家人甲：（唸）人問我在干啥。

家人乙：（唸）我在耍皮撒賴。

伙計，大爷在喚呢。這又是他的啥毛病發了，我們去看一下吧。（進內介）大爷伺候着你呢！

孙汝权：这娃！怕不得活了，你連顛倒都知道了，是你們伺候大爷呢，还是大爷伺候你們呢？

家人甲：跟你总是換不過工，我們早一點把俏皮話說一下吧！

孙汝权：你这娃子，不要要咀了吧！今天我們把盤纏帶足，我引你們到郊內去散散肝花，你們看咋样呢？

家人甲：我昨天想到今天，今天想到明天，明天想到昨天，啥时候都想去玩一下呢。

孙汝权：既是你們想去，先收拾打架的家伙，前边带路呀！

(唱) 我大爷只生得判官模樣，全凭我家當大欺負一方。
誰要是惹下我一頓棍棒，二指寬一縕紙送到公堂。
沒人交沒人捧實在好葬，到今年二十六沒得婆娘。
窮家女他給我我看不上，有錢的他嫌我是个瘟喪。
娘娘婆豆兒哥神恩浩蕩，保佑我婚姻事早晚燒香。

(丫环引錢玉蓮上)

錢玉蓮：(唱) 离綉閣到郊野春風漫步，黃鸝兒在柳梢宛轉歌喉。
有王孫和公子成群三五，俱都是馬蹄香雅稱春遊。
同丫环坐柳蔭暫停蓮步，懶洋洋賽海棠帶雨含羞。

(孙汝权同家人上)

孙汝权：小子們走哇！

(講板) 跑了一身汗，
象個王八旦。
不吃飽子不吃麵，
只想找着个眼打鑽。

我大爷孙汝权的便是。小子們走呀！(止步介)

家人甲：大爷怎么不走了？多半是得了懶腳瘋了！

孙汝权：不准說話！(錢玉蓮背身，孙汝权以手招甲介) 你們到这里來一下，我問你一个話。

家人甲：大爷你又是啥事？(退后一些，錢玉蓮、丫环看書介)

孙汝权：这是誰家的一个女娃子，你認得嗎？

家人甲：那我到認得，不但我認得，就是不論誰也都認得，这又不是什么罕見的东西哩！

孙汝权：那我怎么不認得她呢？

家人甲：你說你認不得她，你敢赌个咒吧？

孙汝权：我再認得她，对門的右头叫雷打了！

家人甲：她是她媽的女娃子，你都認不得！

家人乙：算了吧！不要尽鬧笑話了。旁人看見就說我們不講德行呢！这个姑娘我真認得，她是錢貢員的女儿。我在她姑母家見过，因为他姑母就住在她家对門，是靠卖燒餅度日，我爱吃燒餅，經常去买燒餅。有一天我遇見了，問他姑母，他姑母對我說得很明白，就是說：这女娃子，不光是容貌生的好，才学也好的沒人能比。他的父亲想，将来招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婿呢。就象大爷的这个模样，不說人家姑娘，就是我也看不上的。

孙汝权：这娃子，是怀中揣着牛犄角，你是向外頂呢。別人都沒說啥，你把大爷就作践狠了。你說卖燒餅的張家老婆是他的姑母，这事我保把她办到，拼着三五千兩銀子，叫她姑母与我当这媒人吧。說話放小声些，莫叫他們聽見了！走，我們挪个地方去玩吧！

（孙汝权、家人下）

王十朋：（上）走着。

（唱）貧家子讀詩書芸窗发奋，三更火五更鶴掛角負薪。
居陋巷效顏回簞食瓢飲，理与慾但只在勿妄勿存。
琼林宴点高魁禹門浪稳，上致君下泽民成已成人。
邦有道則事之无道則隱，飯蔬食衣百結富貴浮云。
斗群芳俺不是遊春遣興，会良朋訪明师品詩題文。
正行走見一位佳人誦詠，真君子須當要以禮束心！

錢玉蓮：（唱）正同丫環觀書卷，見位書生帶興還。
目同秋水長天遠，神似春風兩岸邊。
非禮勿視真可羨，飄然而去避瓜田。
此人日後必揚顯，目下何必問貧寒。
口中不言心打算，誰將美玉種蘭田？

丫環：你在看啥呢？

丫環：我沒有看啥。姑娘你在看什么呢？

錢玉蓮：我更沒有看啥。

丫環：你沒有看啥，你怎么知道我在看呢？姑娘，我們都是人嗎，那個是泥塑木雕？古人說的好：人非草木，誰能無情？姑娘你說我這話對不对？

錢玉蓮：你盡說這情來情去的話，你不怕別人听了笑你？

丫環：我們女娃子家，總是怕人笑，才吃了許多苦處呢！你們是千金小姐，就是莊重些，這是你們的世襲家傳。我們當丫環的，就不能同你們千金小姐來比了。

錢玉蓮：當丫環的不是人麼？不過是家中父母養不活，才賣給富豪人家，做這不好看的事情，落個不好聽的名字。他也是父母把他生的一個女兒，怎麼說就不能與有錢的姑娘來比呢？古來還有多少丫環上了烈女傳，國史冊。可是，富有的姑娘，反不見有一個！這就是說：人生在世，只能以得失分貧窮，斷不敢拿榮辱來比貴賤。

丫環：你將來有莫大之望，還要享頂大的福呢。說不定還要帶鳳冠霞帔呢。

錢玉蓮：我又沒有惹你，你为什么要挖苦我呢？

丫環：你舉動語言之間，都有豁然大度的氣象，這就叫厚德載福。姑娘！我有一個話給你說，我怕你又要上氣呢。

錢玉蓮：只要你說的是正經話，我上氣干啥呢！

丫环：你不上气，我給你說老實話吧，方才过去的这位相公姓王，名叫十朋，就是本府的府学秀才。他的人品，你是刚才看过的，就不用我給你詳細的說了。今年就要赴京考試。此人，不但面貌生的文雅，而且才学也是本府第一。就是家中貧窮，母子俩过日子。你看我家爷爷年过花甲，姑娘也到了及笄之年，你能和这人配成一对夫妻，这到是天造地設的郎才女貌呢。

錢玉蓮：你在那里听了这些談話，你也不嫌口干？

丫环：啥子，你要問我在那里知道的，你听我說吧！他的先生許將仕，也是个府学老秀才，跟我爷爷是頂好的朋友，常常同我爷爷談論他的文章。有一天他同他的先生来我家借什么书，那时我也在屏风后边，听他講的天花亂墜，我还借故，出去仔細的看了一回，所以我才知道的。

錢玉蓮：你看飽了沒有，这个挨刀的，你一天沒事，就找着看人呢？

（用手拍打丫环介）

丫环：哎哟！你还打人哩。你是把鬍子剃了，你还夸淨咀呢？你咀里說的一干二淨，心里还不知道是怎样打主意呢。

錢玉蓮：我們不說閑話，回去吧。

丫环：姑娘，隨我來呀！

（唱）姑娘生的天人象，寬懷大度世无双。

古人之言非虛説，忠厚才能把福享。

寬以待人恭儉讓，日后必配狀元郎。

王相公志氣高萬丈，終日苦讀在芸窗。

与姑娘周旋婚姻説，必受誥封在朝堂。

錢玉蓮：（唱）与丫头不便說肺腑，暗将青絲系牛牛。

誰疊雀橋七夕渡，詩詠關雎鳴河洲。（同下）

第二場 聞文

許將仕：（上詩）古木蔭中系短蓬，杖藜扶我過橋東。

沾衣欲濕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楊柳風。

老汗許將仕，浙江溫州人氏。幼年讀書，幸喜得中府學秀才。只因仕途蹇連、小老遂无意于功名，就在家乡訓徒渡日。今日是三月三日，小老也在傍花隨柳，又被亲友苦留，多吃了几杯好酒，帶醉归来。行此已是同年錢流行的府舍，待我進內閒話一時便了。（下）

錢流行：（詩）一事無成兩鬢童，日箭月梭過長空。

記得少時騎竹馬，看看又是白頭翁。

小老錢流行，身中府學貢員。只因膝下乏嗣，后娶姚氏續弦。誰知，姚氏自到我家，嬪妒異常，待我前房女兒，如同陌路。幸喜女兒玉蓮，自幼讀書知禮，總是逆來順受，不以被虐為苦。是我有心尋一乘龍佳婿，招贅我家，以娛小老的殘年，不知將來可能如願否！

許將仕：（上）同年在家否？

錢流行：賢弟為何來的甚晚？叫人沽酒不及，請坐，請坐！

許將仕：既來之，則安之。來了當然要坐的。（坐介）

錢流行：你今天怎不早來？到把我的酒給我便宜了。

許將仕：吃是吃了幾杯，就是沒醉，你把酒拿出來。

錢流行：內邊丫鬟，速快與許老先生備酒！（內應介）你手中拿了這些冊子，這定是你高足弟子的文章了？

許將仕：這是他們涂鴉之篇，今天請同年幫忙，批點一下。

註①“蹇連”往來皆難，故曰往蹇來連。

錢流行：哎呀，今天是吃酒的日子，你偏找了一些事情。好，好！
我們到客庭去吃酒，叫小女給同年帮忙，胡乱的看一下
吧。內宅丫环走来！

丫 环：（上）伺候老爷。

錢流行：把这几篇文章，捧进绣閣，叫你家姑娘給他年叔帮忙，批
改一下。

丫 环：曉得。（下）

許將仕：女子能行嗎？哈哈！

錢流行：我們吃酒要紧，不要打断了我們兴头。这一点小事，真是
割鷄焉用牛刀。走，到客庭吃酒去吧！（以手攜許下）

錢玉蓮：（上唱）同丫环踏青回神魂似醉，不由人坐绣閣意懶心灰。
黃鸝儿窗前啼飞来飞去，引起了伤春意愁鎖双眉。
奴乃錢玉蓮。同丫环踏青回来，不知怎么，身体忽然困
倦，莫非是冒了风寒不成！

丫 环：（上）姑娘，爷爷給你派的差事来了。

錢玉蓮：你家爷爷，有什么吩咐？

丫 环：你看！（递文卷介，錢看介）

錢玉蓮：原是几篇文章。

丫 环：我家爷爷同許老先生，在客庭里吃酒呢，叫你帮你許年叔
批点一下。你就在文章里找你的……。

錢玉蓮：（錢打丫环介）你这挨刀的，又想說瞎話了。

丫 环：我是認不得字，我再認得字，这事还輪不到你呢。

錢玉蓮：算了，算了。挨刀的把人饒一下吧。快快磨墨。

丫 环：哎呀，姑娘呀！

（唱）你好比考試官臨場閱卷，普天下青云客同抢状元。
这一筆千金重切莫乱点，你謹防誤了人前程所关。

錢玉蓮：（唱）小丫环許的話其中有意，引起了錢玉蓮意中机密。

分涇渭別清濁群英聚會，在麗水淘真金昆山尋玉。

把文稿忙展開從頭觀起，見一朵筆下花獨占春魁。

哎呀，這就是府學秀才王十朋的一篇文章。篇中的起伏襯托，十分佳妙。待奴援筆，下一批判才是。這正是：初如嶺鶴守梅，末似金龍出水。取青紫如拾芥，步龍闕如家歸。

若有琢玉之斧，定折丹桂之枝。如再切磋定然麟玉有份。

勉之、勉之。

丫環：姑娘，呀呀呀的說了半天，連聲稱讚，叫妙不絕，這是誰家的娃子，中了姑娘……

錢玉蓮：打住！中了就是，中了姑娘的什么？

丫環：他必然中了狀元，還要娘娘插花呢。我說他中了，不是說的是中了狀元，我說是中了姑娘的意了呀。

（唱）見姑娘閱罷文連聲稱讚，必然是意中人中了狀元。

大登科那就是鰲頭獨占，今日里小登科暗許良緣。

（棒文急下）

錢玉蓮：（唱）小丫头真來是能言會講，好一比良醫至對症開方。

把“宮怨”題至在紅葉以上，

這文章比流水漂出宮牆。（下）

第三場 許 婚

（許將仕、錢流行上）

許將仕：醉了！

錢流行：村酒山蔬，何足醉人？不過解渴而已。

丫環：稟爷爷！我家姑娘已將文章代為批好，請爷爷過目。

錢流行：待我一觀。（接文看介）哎咳呀，這是誰的一篇文章？檢我女兒圈外加批，其中定有可觀，還叫老朽仔細端祥一下。

才是! (反复看介)

許將仕：既是女公子連声称讚，必有可觀者焉，不知是那个賤徒拙筆？

錢流行：这是府学秀才王十朋的一篇。

許將仕：呵！原是他的。怪道女公子称美。同年兄：此人不但是文藻清奇，而且品貌更还出众呢。惜乎其貧也甚，竟有顏子乐道之风。奈何！奈何！

錢流行：同年何出此言？古来的許多公卿，都是由貧穷人发跡坐官的。有道是：无限朱門出餓殍。許多白屋有公卿。信乎斯言也！

許將仕：既然同年不鄙寒陋，小弟有心与女公子作伐，你意如何？

錢流行：情愿委禽，备酒候音。毋須三聘六礼，择吉花烛就是！

許將仕：弟就告辞了！

(唱) 无意中联秦晉莫非前定，一杯酒将兩家結就朱陈。

叫年兄你早把喜酒来飲，乘龙婿我保你称意如心。

(下)

錢流行：(唱) 这一篇好文章金尺玉斗，叫女儿亲手量我心无忧。

到深閨对女儿講說迁就，择一个黃道日好拜花烛。

(下)

第四場 請媒

張錢氏：(上唱) 人人說我是妖精，思量不差半毫分。

年过不惑施脂粉，偷閒犹学少年人。

老身張門錢氏便是，浙江溫州人氏。只因我的那个挨刀的爹媽，瞎了双眼，把我嫁給張公然穷鬼为妻。自我到了他家，把他一个小小的家当，叫我买胭脂都給买光了，你看这